

收藏随笔

米芾不见了

北宋书画家米芾,放浪形骸,被人们称为“米癫”。米芾痴迷巧夺天工的奇石,史载他刚到某地上任,见官衙内有一绝佳景观立石,兴奋不已,立即着官服叩头跪拜之。

米芾的做法虽为官场人物侧目,却成了艺坛风流韵事。历代人物画家,都特别喜欢这个桥段,喜欢画一画《米癫拜石图》。

画家们尽管笔墨有异、构图有别,但大致情景,总离不开一石一人。比如陈老莲的《拜石图》,画了一块巍峨巨石,曲身下拜的米芾,朝服红艳,执笏庄重,身后二小童,把持着伞盖仪仗。画面营造出来的那份煞有介事,颇让人解颐。任伯年当然也不会放过这等好题材,他有一幅《拜石图》,画一个官人以九十度折腰的姿态拜石,米芾对奇石那份发自内心的敬爱与迷恋,在这一夸张的下拜动作中展露无遗。

齐白石以“红花墨叶”成名,不过山水、人物皆能,他也在这个题材上露一手,怎么才能与众不同?他竟直接将米芾省略了!

齐白石《拜石图》,只画了一石一笏一帽,主题以“拜石”二字点破。米芾哪儿去了?问米芾自己吧,这事可不归老齐管。

齐白石还画过一幅《独酌》,画面中有酒坛一个、蟹脚些许、杯盘几只。喝酒者哪儿去了?赏画者自个儿猜一猜吧。

人们常说国画与哲学相近,西画以科学为基石。齐白石这类禅意充沛之画,可谓是国画注重“哲思”“诗意”之极好注脚。 闲看



拜石图 齐白石

收藏故事

高其佩做梦

喜欢听故事可能是人的天性之一,所以名人总会留下不少故事供后人传诵。

清代出生于铁岭的画家高其佩,被誉为“指头画鼻祖”,他为何会爱上指头画,据说起因于做了一个梦。

其侄孙高秉在《指头画说》中记载:叔祖高其佩曾经做过一个梦,梦见一位老人把他引到一间土室之中,墙壁上都是精美画作,可惜室中却无笔墨,只有一盂清水,无奈之下,高其佩只能用手蘸着水进行临习。梦醒之后,高其佩就改用手指来作画,果然尽得其神,从此开创了指头画一派。

这个故事广为流传,现在人们提到高其佩,仍会拿出这个传奇故事议论一番。

不过笔者注意到,《铁岭县志》的说法却与此不同:高其佩是名宦后裔,随叔父游宦广东之时,广东官衙内有一位名叫吴韦的家庭教师,“能以指作画,高其佩受其影响较深”。

受老师影响的说法自然没有“梦中得法”来得传奇,因而人们更愿意口口相传他那个神奇的梦。

笔者不是周公,不会解梦,也不知高其佩是否真的做过那样一个梦。在此只想探讨一个或许比做没做过那个梦更加重要的话题:高其佩为何能开创指头画的一番新境界?笔者以为原因大抵有三:

其一,具有深厚的传统绘画根基。高其佩艺术才华出众,早年他在细绢上所描绘的亭台楼阁、人物、花鸟、鱼虫等,“笔墨精细,精妙绝伦”。

其二,对于艺术忘我的献身精神。高其佩并不是什么落魄文人,相反,他的仕途比较顺遂。从康熙四十年到雍正五年的26年间,他的仕途生涯由知州累官至刑部右侍郎,约略相当于现在从正厅一直干到了副部级,但他从未因公务繁忙而荒废书画创作。

其三,大胆执着的创新意识。一旦认识到指头画或能闯出一条新路,高其佩就百折不回地深入钻研。我们知道,国画发展到清代,技法已是十分完备,没有远超过常人的悟性与毅力,绝对无法开创出一种新画法。事实上,唐代就有画家直接用手在绢上作画的记载,只是这种画法没有被传承下来,一直到高其佩出现,才将指头画总结得比较完善,且在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画上都有上佳表现,使“指画”在艺术史上有了一席之地。

最后,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艺术表现能力。高其佩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,能诗能文能画,这些修为给他开创新路提供了必要条件。

现今一些艺术工作者往往喜欢“创新”,但他们往往传统根基不深,痴迷艺术不够,综合修养欠缺,因而所谓的创新之举,常常沦为了艺坛笑柄。

对照高其佩之经历,能得一些有益借鉴否?

木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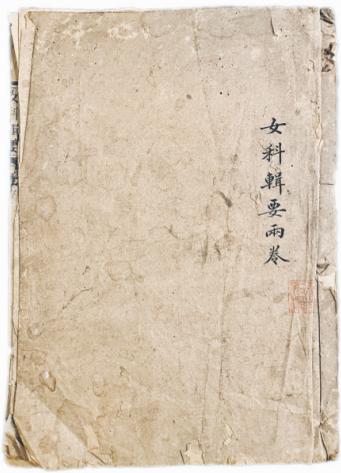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也好「养生」

义乌文人朱怀新藏书浅析

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/摄

无论什么朝代、什么阶层,“养生”的智慧都深奥、细致而复杂。在古代,古人善于通过古诗、古文记载养生之道,在没有电脑与手机的年代,通过书本了解养生知识是件很奢侈的事。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,谋生已经耗尽了儿代人的心力,一生平安、全家温饱足矣。而条件较好的家庭,除了科考必读的书本外,还能在闲暇之时翻阅休养生息的杂书,在枯燥生活中寻找一点趣味。

前些日子,义乌收藏爱好者毛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义乌文人朱怀新的部分藏书。这些藏书在一代代藏书人手中辗转,跨越滚滚星河,而今被蒙上一层厚厚的尘,书页早已残破不已,但收藏者阅览的痕迹及姓名印章,都在提醒着后人,这是朱怀新及其家族的藏书,更是古代文人的兴致所向。



《女科辑要两卷》手写书名

偶然觅得朱怀新藏书

轻轻翻动残破的书页,每一处折角都已压不平整。毛先生对这些藏书爱不释手,原因在于,这些书都是义乌“进士村”赤岸朱店的名人朱怀新的藏书。“从古至今,专家学者对义乌古代著名学者朱一新的研究与发现较为深入,但对其弟弟朱怀新的研究甚少,更别说关于朱怀新实物的发现与收藏了。”毛先生表示。

据史料记载,朱一新(1846-1894)是赤岸朱店人,清同治九年(1870),朱一新参加乡试,考中举人,光緒二年(1876)登进士,历官内阁中书舍人、翰林院编修、陕西道监察御史。为官正义刚直,爱国忧民,直言遭贬,此后致意执教,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(广州中山大学前身)山长(校长)。著述颇丰,对经学尤有研究,为清末著名学者、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。

其实,在清同治九年,与朱一新一起中举的,还有他的胞弟朱怀新(1850-1898)。朱怀新,字亦甫、逸甫,号苗生、漱生。与哥哥一同中举后,光緒十五年(1889)登进士。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之职,即赴山东治理黄河工地,指挥民工加固黄河堤岸,疏浚塞积之沙土。在任五年,黄河每年都安全度汛。因治水有功,升官四品,任直隶州知府。光緒二十二年,因触怒西太后降任广东顺德知县,两年后,朱怀新又调任广东镇平知县。病逝于任所,后追赠为中宪大夫。

在收藏古代文人的文物过程中,毛先生偶然觅得朱怀新部分藏书,兴奋不已。朱怀新的古物收藏,对于收藏者来说格外珍贵。让毛先生感到好奇的是,朱怀新的这些藏书多为医学书籍,如《医林改错》《女科辑要两卷》《白喉治法忌表抉微》《西医略论》等。每一本医学的表皮都残破不堪,有的甚至被重新包上书皮,足以见得经手之人对这些藏书的珍爱。



系列藏书《白喉治法忌表抉微》

医书许是朱氏家族藏书

在翻阅这几本藏书的过程中,笔者发现,部分藏书留有人为的字迹。如《女科辑要两卷》的封面,其书名就是用毛笔重新书写,字迹端正隽秀,而在内页的第一页上则写有“光緒九年冬购于郡肆 苗孙识”,此处字迹比封面稍显洒脱。朱怀新号苗生,毛先生猜测,这里虽将“生”写为“孙”,但指的就是朱怀新。而在封面书名的右下角,还留有“一帘花影楼”的刻印,“一帘花影楼”或是清朱凤毛室名。朱凤毛即朱怀新的父亲,也就是说,这本书或许是朱怀新与父亲共同使用的。

此外,还有一本《太医局程文》藏书,首页便盖有“义乌补天斋申记”及“凤毛私印”的印章。从印章的清晰度及字义上看,毛先生猜测,“补天斋”可能是朱怀新爷爷的印章,而“凤毛私印”无疑是朱怀新父亲朱凤毛的印章。此外,这本书中还有“兰香”印章,指的是谁还有待考究。

“补天斋”三个字与医学接近,从藏书的类型上看,朱怀新的爷爷或许是从医的,如果真能证明这一点,也就能说明为何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朱怀新,都喜欢看医书了。”毛先生表示。

印章的署名不同,便说明该书曾归属过不同的人。在毛先生的藏书中,《医林改错》书中还印有“双芷室收藏印”,毛先生与有识之士探讨后,有人指出,朱怀新家系的亲属中,有两位姊妹的名字中含有“芷”字,所以“双芷室”或许是朱怀新家系的某个书房名号,而这印章或许就是朱氏家族的代称。

无论是“义乌补天斋申记”“一帘花影楼”,还是“兰香”和“双芷室收藏印”,这批藏书的再现,都足以说明朱怀新的爷爷、父亲甚至子子孙孙,对医书的珍视及对养生的重视。活到老学到老,即便书本残破不堪,被翻阅无数遍,内容依然能为古人所思、所借鉴。

探寻古人养生智慧

古人如何精通养生?从古至今,养生甚至医学的观念都在与时俱进,从这几本藏书中便可略知一二。据史料记载,藏书《医林改错》为清代王清任撰,刊行于1830年。该书论述了前人有关脏腑解剖与生理的某些错误认识,旧证了古人认为的“脾闻声则动”“肺中有二十四孔”“尿从粪中渗出”等错误论断。此书改正了许多古人对脏腑的误解,创制的活血化瘀方剂至今广泛应用于临床;但同时受时代限制,该书关于解剖的论述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。毛先生收藏的这本为墨刻本,相比石刻本更为珍贵,翻阅该书,便可发现其中墨刻的医学图画直观易懂,生动有趣,难怪被珍藏至今内容依然完好。

与此同时,《女科辑要两卷》中,则从女性的经脉、胎孕、产育等角度阐述了女性的养生疗法。本书言简意赅,提要钩玄,论理合于经典,临床切于实用。清代张久照赞曰:“为妇女所必需,无方不妙,无药不灵,诚女子之金丹,医宗之宝鉴也。”朱家代代收藏这本书,许是为了家族中的女性养生、生育时参考。

放到当今社会,古代医学藏书依然有较高的研究价值,更何况这些藏书与朱怀新及其长辈们息息相关,被赋予了历史文化研究价值。从医书中寻得养生的智慧,从医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,“古代文人也不只是干巴巴读书,他们也爱养生,也爱写书,也热爱生活。”毛先生感慨。



《医林改错》中盖有“一帘花影楼”印章



《医林改错》墨印本中的图画清楚易懂



《女科辑要两卷》内页

《太医局程文》中盖有“义乌补天斋申记”及“凤毛私印”的印章